

第二次啟蒙：從「獨白」走向「對白」的時代

吳志良

七日談

澳門篇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國際秩序震盪。特朗普兩次執政所釋放的反建制能量，特別是近期美國對委內瑞拉和伊朗的軍事行動，令美國對外政策急劇轉向，也令戰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機制形同虛設。世界動盪不安，俄烏衝突延宕，英國脫歐餘波未平，歐洲大陸瀰漫着一股詭異而焦慮的氣息。曾經自信滿滿的西方，如今陷入了制度性疲憊：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分配正義懸而未決，技術革命與人倫邊界糾纏不清，移民潮與文化認同激烈衝撞，而那張曾被視為普世答案的「民主vs.威權」簡圖，早已無法覆蓋現實的全部灰度。

正是在這樣的困頓之中，歐洲思想界開始了一場沉默卻深刻的轉向。越來越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意識到，西方現代性所依託的那套哲學預設——理性至高無上、個體絕對自主、主客二元對立——或許並非終點，而只是人類文明漫長征程中的一段。他們開始帶著真正的好奇，重讀中國的經典，重審中國的實踐，並追問一個根本問題：如果第一次啟蒙是西方的獨白，那麼第二次啟蒙能否成為文明間的對白？

這個追問並非憑空而來。當代西方哲學內部正在經歷一場「過程轉向」或「關係轉向」——由實體—機械思維向過程—關係思維遷移。這與兩千年前《易經》「生生之謂易」的洞見遙相呼應。哈佛大學的詹姆斯·漢金斯教授在對比文藝復興人文主義與儒家傳統時發現，雙方都曾深刻關注「有德者治天下」的命題，只是西方在十七世紀後逐漸轉向憲制、權利與契約，將「揚善」擱置，專注「懲惡」；而中國則通過科舉制度，將賢能政治延續成一種可操作的制度實踐。漢金斯的追問是：西方是否在告別美德政治的道路上走得太遠，以至於遺忘了政治本應具備的教化和引領功能？

這並非主張西方「全盤中化」，正如我們

當年反對「全盤西化」。任何健康的文明都會從自身傳統中尋找更新資源——托克維爾晚年對民主的深深憂慮，恰恰源於他從古代貴族傳統中汲取了一種抵抗平庸的精神力量。北京大學段德敏教授出版的英文專著《東西方之間的托克維爾》，揭示了這位法國思想家如何以「前現代」的眼光審視「現代」，從而獲得一種奇妙的「後現代」穿透力。托克維爾不相信抽象人權宣言能自動帶來自由，他更關心人心秩序如何養成，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感如何維繫——這與儒家「禮樂教化」的思路構成了跨時空的對話。

這正是第二次啟蒙的核心特徵：它不再迷信單一文明的萬能藥方，不再以「普世」之名行「獨斷」之實。旅美學界王治河將第一次啟蒙的癥結概括為「對自然的帝國主義態度、對他者的種族主義立場、對傳統的虛無主義姿態、對爭鬥的高度迷戀」。這些批評並非否定啟蒙——人類從神權、專制、蒙昧中掙脫，個體尊嚴與理性自覺的覺醒，永遠是文明的瑰寶。問題在於，第一次啟蒙在「解構」之後未能完成足夠包容的「重構」，它的自由觀是單向度的，它的理性觀是工具化的，它的進步觀是排斥傳統的。

於是我們看到，西方的後學思潮解構了宏大敘事，卻無力阻止社會原子化；社交網絡賦予了每個人發聲的權利，卻讓公共對話淪為情緒對撞。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涉及自身利益時依然可以繞開憲章，國際法在強權政治面前經常形同虛設——這不是某個國家的「犯規」，而是整個戰後秩序所依賴的哲學基礎正在風化。

在這個意義上，第二次啟蒙不是東方向西方的「傳道」，也不是西方對東方的「施

捨」，而是人類文明在面臨生態危機、精神危機、治理危機三重夾擊下的集體自我救贖。它的核心理念是「生態意識」——不僅將自然視為相互關聯的生命網絡，也將不同文明看作彼此依存的有機整體。它的核心價值觀是「尊重他者」——不是容忍，不是寬容，而是真正承認差異具有內在價值。它的哲學基礎是「有機過程思維」——世界不是由孤立實體拼成，而是在關係中生成、在過程中展開。

這恰恰是中國文化能夠貢獻給當代世界的資源。儒家講「萬物一體」，道家講「道法自然」，中國古典智慧從未走向西方那種極致的「人類中心主義」與「主客二分」。更重要的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那種在保持政治秩序連續性的前提下推進經濟轉型、在融入全球市場的同時守護社會紐帶、在追求效率的過程中兼顧分配正義——本身就提供一種不同於第一次啟蒙範式的可能性。

今天的西方思想界正在以驚人的謙遜重新發現中國。美國哲學家南樂山將儒家視為「活的傳統」，主張以「禮」的符號實踐應對全球多元文化的衝突，以「和諧」「變化」「有無」等範疇重構形而上學，與現代科學形成互補。德國學者蒂德曼則在《後啟蒙社會》中直言，西方正在失去對普遍倫理的捍衛能力，正在退回「標準化的威權模式」。這些聲音並不佔據西方輿論的主流，但它們正在學院深處、在思想家的書房裏悄然生長。

歷史從不重複，但往往押韻。十八世紀，伏爾泰、魁奈從《論語》中讀到理性與人

道，借中國這面鏡子照出舊制度的蒙昧；二十一世紀，西方再次將目光投向東方，這次不是為了尋找攻訐自身的武器，而是為了學習如何與差異共存，如何在多元中重建秩序，如何在技術狂瀾的時代安頓人心。

第一次啟蒙是歐洲的「壯麗日出」，它照亮了個體，卻留下了孤獨。第二次啟蒙應是一場「和而不同」的文明合奏——不是誰的勝利，而是所有文化的共同創作。中國沒有興趣輸出「模式」，但願意分享經驗；無意主導新秩序，但渴望參與新規則的對話。在這個以「脫鉤」為時髦的時代，或許真正的勇敢是選擇「掛鉤」；在這個以對抗為本能的世界，最大的智慧或許是學習共生。

當西方思想家重讀《中庸》裏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他們或許會意識到：一種能夠同時容納秩序與活力、個體與共同體、人類與自然的文明想像，並非烏托邦。它曾在歷史中存在，並在現實中生長。

第二次啟蒙的大門已經打開。門裏沒有傳教士，只有對話者。



▲三月七日，人們在美國三藩市參加農曆新年花車巡遊活動。

墨跡未乾



善治若水 胡恩威

屏幕亮了。一個孩子對着虛空發問，人工智能便吐出一幅山水，雲煙繚繞，墨韻儼然。這世界正被人工智能溫柔地「接管」。它寫詩、作畫、答疑解惑，「無所不能」的模樣讓成人也惶惑：我們是否正在養育最後一代需要「學習」的人？然而這惶惑本身，恰是一個危險的認知陷阱。人工智能看似萬能，實則不過是人類創造力的鏡像——它的模仿，建立在我們的創造之上。若我們停止創造，鏡像便空空如也。

真正的墨怎樣在宣紙上甦醒？一個六歲孩子的手，握筆尚不穩定，指尖沾滿了玄色，看着一滴墨墜入清水，散成煙雲，眼睛睜得那樣大，像是第一次看見宇宙。知道什麼是「墨分五色」嗎？不知道。但知道了水與墨的秘語，知道了筆毫下的提按如何讓線條呼吸。這種知道，是手指的記憶，是感官的覺醒，是千萬次試錯後獲得的直覺。

人工智能的「水墨」，是從無數圖像中提取的數據平均值。它不知道，真正的創造恰恰發生在平均值之外——在那滴意外暈開的墨裏，在那筆控制不住的顫抖裏，在那片留白中突然闖入的飛白裏。

世界變成一場盛大的色盲試驗。孩子們的手指劃過光滑的屏幕，以為萬物皆可滑動刪除；他們用濾鏡觀看花朵，以為真實的顏色不夠鮮艷；他們聽成語音朗讀的古詩，卻聽不見「兩個黃鸝鳴翠柳」中那七個音節的抑揚頓挫。所有感官都被簡化為視覺與聽覺的數碼信號，當所有創造都被

壓縮為指令與輸出，人便成了自己工具的附庸。

教育的危機，從來不是知識傳遞的效率問題，而是感知世界的深度問題。一個從未親手研磨的孩子，如何理解「硯台」不只是一種叫做「硯台」的物體？一個從未過過墨乾的孩子，如何體會「等待」不只是進度條的加載？美育不是藝術的點綴，不是情操的陶冶，它是人類對抗自身異化的最後堡壘——當我們親手創造，我們才確認自己存在。

水墨需要創新。但這創新不在技法，而在回歸——讓城市的孩子重新認識毛筆不是筷子，宣紙不是紙巾，墨汁不是黑色的水彩。讓他們的手指重新沾染顏料，讓他們的眼睛重新辨別深淺，讓他們的心靈重新感受物質與物質相遇時的萬千可能。這不是復古，這是預防未來世界最可怕的失明：能夠看見一切圖像，卻看不見圖像背後的真實。

人工智能終將學會更完美的模仿。它或許有一天能畫出讓水墨大師難辨真偽的作品。但那又怎樣？那只證明它可以模擬結果，卻永遠無法複製過程——那個孩子在創作時微微出汗的掌心，那一筆失誤後懊惱又狡黠的笑，那幅「失敗」作品上不小心落下的指紋。這些，才是人之為人的印記。

人工智能之於人類，恰如褪去的霞光之於白晝——它是模仿，是投影，是即將到來的黑夜前輝煌的告別。而我們能做的，是在它完全降臨之前，讓每個孩子都親手畫下一筆真正的墨，讓那一筆的濃淡乾濕、枯潤焦渴，成為他們感知世界的原點。

墨跡未乾。趁它未乾，我們還有時間。



藝象尼德蘭 王加

剛過驚蟄。就我國傳統而言，驚蟄節氣意味著萬物復甦，不得不佩服先人總結大自然規律的智慧。然而，京城則是在經歷一周的陰鬱天氣後，在驚蟄當日迎來漫天飛雪。在此節氣意料之外的厚厚積雪，不由得令我想起一幅因緯度接近我國黑龍江省而在三月呈現出相似景象的尼德蘭地區的風俗畫。

時至今日，連孩童都知道一年分四季。哪怕在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綽號「紅髮神父」的安東尼奧·維瓦爾弟（Antonio Vivaldi）於一七二五年譜寫的名曲《四季協奏曲》中，這一季節劃分規制都已定型。然而在十六世紀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著名的季節組畫中，他遵循了一個尼德蘭地區更為古老的傳統，即將每年三月一日算為自然年的開始，並由此將一年劃分為六個不等長的季節。今年是老彼得·勃魯蓋爾完成其著名的季節組畫四百六十年。這套由富有的安特衛普商人、「勃老」的最大藏家之一尼克拉斯·瓊赫林克（Niclaes Jonghe-linck）委約畫家為其宅邸餐廳的四面牆所設計的風俗畫共計六幅，如今《春》已丟失現存五張。這套名作不單從風景畫和風俗畫角度均具備極高的藝術價值，且對後世十六世紀了解尼德蘭季節劃分及勞作傳統具備珍貴的圖像價值。就比如，除了我們所熟悉的春夏秋冬，「勃老」在季節組畫將春天細分為「初春」和「春天」、夏天則被拆解成「初夏」與「夏末」。尼德蘭六個季節中的初春，相當於從我們

驚蟄與初春

的立春至春分之間，涵蓋驚蟄節氣。收藏在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中的《陰沉之日》，便記錄下了尼德蘭初春的真实生活場景。

每到藝術史博物館，「老彼得·勃魯蓋爾廳」都是最受觀眾歡迎的空間。這裏陳列着六幅季節組畫中的三張，包括他最先完成的代表作《冬獵》，以及第二幅代表初春的《陰沉之日》。他在所有季節畫中統一採用了站在山坡上俯瞰遠景的視角。畫中低壓的雲層與陰雲密布的天氣真實還原了尼德蘭地區溫帶海洋性氣候的特徵，即便是初春也是陰冷潮濕。前景的人物正在尼德蘭鄉村中忙碌地修剪樹枝編織籬笆並修補房屋，而右下角的三個年輕人是畫中最生動的部分：穿着白褲子的男子雙手握着我們所熟悉的比利時「土特產」華夫餅（Waffles），而他身旁的夥伴正試圖爭奪他手中正欲咬到的那塊。左側頭戴紙製皇冠的孩童手提油燈、直勾勾地盯着華夫餅垂涎欲滴。僅前景這個人物局部便涵蓋了十六世紀中葉尼德蘭地區的服飾、食品 and 民俗。反觀左下角山坡下的村鎮內，屋簷下的男子拉着小提琴，他身前的一家三口正手拉手載歌載舞。最有趣的當數一位「面壁思過」的白衣男

子，看他的肢體語言應是在對着牆根小解。這一令人忍俊不禁的接地氣生活在老彼得·勃魯蓋爾的畫中屢見不鮮。視角順着畫面中央頂天立地的枯樹向遠景延伸，會發現蜿蜒曲折的河流以S形曲線向畫面構圖近三分之一處的地平線延展，河中幾艘搖擺劇烈的貨船則反映出河水的湍急。為了畫面構圖的平衡及恢宏的史詩感，「勃老」將遊歷意大利時所見綿延的阿爾卑斯山脈嵌入畫中，與前景的尼德蘭地區建築人為「拼接」在一起，巧妙實現了寫實與虛構的融合。因此，儘管作品記錄的是初春尼德蘭民眾的日常生活，但地貌環境卻並非紀實。

事實上，雖然老彼得·勃魯蓋爾的季節組畫享譽世界，但鮮為人知的是這一創作主題同樣源自尼德蘭地區。十四世紀末先後出生於現荷蘭奈梅亨市的林堡三兄弟（Lymbrich Brothers）在為贊助人、法國的貝里公爵所繪製的傳世經典、被譽為「手抄本中蒙娜麗莎」的《貝里公爵豪華時濤書》（The Très Riches Heures du Duc de Berry）中就細密畫技法纖毫畢現地描繪了包含星座的十二幅月令圖。其中《三月：修剪枝條》的中景部分農民正在田間修剪樹枝，和老彼得·勃魯蓋爾所繪如出一轍，但卻比《陰沉之日》早了一百五十年。說明從中世紀末期到文藝復興末期，尼德蘭初春的田間勞作並未改變，而月令圖也從便攜式的時濤書中被「勃老」搬上了大幅油畫布，在延續傳統之餘還為風俗畫在十七世紀徹底綻放奠定了基礎。



◀老彼得·勃魯蓋爾畫作《陰沉之日》。



繽紛華夏 姚文冬

日過五村

三月裏去婺源，置身江嶺「萬畝梯田，油菜花海」，真好比在海中游泳，一波一浪，皆是濃濃春色。然而千里投春，只看油菜花，似乎不太划算，還好，來時網約車師傅說，看完油菜花回村，一路上有許多古村落，古風尚未褪盡，可以順道一遊。

夜宿江嶺，在久違的犬吠聲中入睡，晨起推窗，但見薄霧籠罩，濕漉漉的公路上，已有遊客往幾百米外的花海入口踱去。早餐後爬上山頂，俯瞰花海，如被一扇巨浪擊中，驚喜又眩暈，那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呈梯田狀，從山頂向下鋪散，層層疊疊皆是花的波浪，山嶺間，粉牆黛瓦的徽派民居若隱若現，猶如金黃畫布上的點點水墨。此刻除了詩，任何形式的表達都顯得蒼白。

油菜花，不過是婺源的綢衣衣裳，而文風鼎盛、群賢輩出，才是精髓，所以遠至隋唐，近至明清，這裏好些古鎮古村都保存完好。從江嶺回村，一路山靜水緩，村落疊現，如同走在畫裏，江灣、曉起、汪口、李坑，光聽這些村名，彷彿詩裏的一串意象，有着自然、野性之美。這幾個古村，被一條公路串起，隔十幾、幾十里一個，當我一個個看下來，方覺這一天旅程的「性價比」極高。

和司機師傅一樣，客棧老闆也告訴我，路過江灣可以看祠堂、曉起看古樟、汪口看老街，最後住在李坑，感受小橋流水。這些古村，果然各有亮點，卻又相通，譬如油菜花，村村都有，唯獨江嶺敢稱花海，別處皆

是小家碧玉的「水窪」；祠堂也是，作為理學大師朱熹故里，自古重視文化，哪個村沒有祠堂、府第、名士故居？只不過江灣的「江南第一祠」，更有王室氣派。婺源盛產樟樹，樟樹也是哪裏都有，但曉起的更聞名，可若要比古老，卻比不過汪口那株千年古樟。古老的汪口村，老樹雖年長，卻要在千年老街面前敗下風。一條宋朝的老街！老街遊人並不多，只有坐在街頭的垂暮老人，守護着代代相傳的祖宅和文明。走完這條街，我彷彿走了一千年，而那些老人，好像也等了我一千年。

婺源山水環繞，民居皆擁溪而落，小橋流水亦屬尋常，然而李坑的小橋流水與江浙水鄉風格迥異，自成一格，故而吸引大批遊

客來此住宿體驗。美麗婺源，有風光旖旎的自然之美、參差錯落的建築之美、小橋流水人家的煙火之美，更有歷史悠遠的人文之美。難忘在江灣村，看到一個戲台，正演出黃梅戲《珍珠塔》，任誰都會以為，這是吸引遊客的一個旅遊項目，實則不然，看戲的大都是江灣的村民。靜下心來，在家門口看一齣戲，已是村民常態的文化生活。那些來去匆匆的遊客，多少有耐心看完一齣戲呢？就像我，一日過五村，心裏盤算的是「性價比」，不過，我自覺我的旅行方式並非走馬觀花，如同我內心追求的含金量更高的人生——歲月冗長，我只要一個季節。婺源雖美，一日足矣。